

# 童话成人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走向

钱淑英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在童话世界里,成人形象以其特殊的角色含义,架设儿童与成人童年生命形态互通的桥梁,通过童话成人形象身份演变的历史梳理,可以透视童话的艺术发展脉络和现代价值取向。现代童话所塑造的许多富有童年守望意识的成人形象,传达出作家对当代儿童的现实关怀以及对美好童年的真诚捍卫。

[关键词] 童话;成人形象;历史演变;现代走向

中图分类号: I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58(2007)01-0010-04

## History 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Orientation of Adult Images in Fairy Tales

QIAN Shuying

(Humanities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n fairy tales adult image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living spirit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the special character implications. We can find the developing clue and modern orientation of fairy tales from the history evolution of the adult images. Many adult images in modern fairy tales show the writers' strong consciousness to focus on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 and to safeguard human's childhood.

Key words: fairy tales; adult image; history evolution; modern orientation

童话从民间孕育而生,这一孕育阶段是漫长的,即使从通常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诞生标志的沙尔·贝洛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1697年)算起,童话也已经走过了整整3个世纪的时间旅途。当代童话改变了传统的叙述模式,不再简单地以“在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故事的讲述,也不再仅仅以“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团圆收场,王子变成了住在楼顶上的“卡尔松”,公主变成了“长袜子皮皮”,而拥有魔法的仙子、女巫则因为现代文明的无情挤压,开始表现出弱势群体的伤感和惆怅,成为作家同情怜悯的对象。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童话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经历着自身艺术特征的变化,伴随这一系列的转变,童话人物也受到了某种隐性的震荡,开始遭遇不同的命运。而成人形象在这一演化进程中显示出极其微妙的历史变迁。本文试图透过童话成人形象身份演变的历史梳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把握童话的艺术发展流程和现代价值取向。

### 一、民间广场上的自在舞者

“一想起童话,首先浮现在眼前的便是王子和公主、国王和王后、猪倌和放鹅姑娘、森林、马、龙、狼和巫婆、宫殿和塔楼、太阳、月亮和星星等一系列形象。这些光彩夺目和闪闪发亮的形象自始至终留在我们的记忆中。”<sup>[1]</sup>麦克斯·吕蒂这一说法代表了人们对童话的比较一致的原初印象。童话包含了世间的一切可能性,以其令人振奋的方式直指

人类的原初愿望。童话描写神力、魔法,描写人与自然的联系,描写动植物等一切生物乃至非生物。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童话的中心始终是人。无论是快乐的冒充鬼,还是悠闲的懒汉,不管是沉默寡言的苦难姑娘,还是铁石心肠的继母,无不表达着人类内心深处对美德的召唤,对成熟的企望,最终实现自我超越抵达生命的巅峰。

童话最早萌生于神话和传说,它由神话和传说转变而来的过程,也就是由神、英雄的命运转向普通人的命运的过程。苏联学者叶·莫·梅列金斯基认为,神话演化为神幻故事(即童话),必须经历很多阶段,其中“神幻人物为常人所取代”、“神幻时期为那种见诸神幻故事的不确定时期所取代”、“对集体境遇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境遇的关注”、“对宇宙范畴的关注转向对社会范畴的关注”等特点,说明童话的表现对象已经由神话中的英雄转向了民间大众。<sup>[2]</sup>我们所说的人的命运,当然主要是指成人的命运。童话作为一个被缩小的宇宙,容纳了人们对天地万物的种种体察和认知,而这些体察和认知主要属于掌握生存能力的成年人的心灵体验。“童话在其本源意义上是属于民族、属于人类的,最早是成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sup>[3]</sup>在文学阐释中,儿童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表现群落,在浩如烟海的民间童话故事里,真正述说儿童生命的作品所占的比重极其有限。在西方,有《小红帽》、《大拇指》、《灰姑娘》、《白雪公主》,在中国则更少,《老虎外婆》、《枣核》、《李寄斩蛇》

收稿日期: 2006-12-18

作者简介: 钱淑英(1977-),女,浙江金华人,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等只是少数中的代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儿童或者表现出机智勇敢的英雄行为，具有等同于成人的能力和使命，或者是经受种种历险，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成长，很快地越过儿童阶段进入成人世界。的确，在只能顾及生存（温饱）的遥远时代，人类还无法注意孩子倾听童话的特殊需求，童话之所以成为孩子们愉快接受的对象，正是因为童话暗合了孩子的心理特质。

既定的社会因素决定了儿童的地位，也因此反映出最早文学的样式缺乏全面描写儿童的自觉意识。民间童话主要表现成人现实经验和精神理想，主人公多半是快成年的少年，其中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纯朴的割草人》就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老人的不同生存状态，反映人在进入老年阶段时所展开的自我分析以及自我超越的心理活动，以个人的现实处境体现普遍意义上的类群经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成人能够在早期童话中呈现出它的明晰线条。事实是，当我们试图从这些记忆里挖掘出比较醒目的成人形象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可以从那么多的人物中罗列出几种类型：国王、王后、王子、公主、樵夫、渔夫、裁缝、牧童、厨娘、猎人等，却不能在这一人物的回廊里唤出具体的人名。这说明，民间童话尽管关注的是常人个体意义上的生存境遇，但这些个人往往被赋予一种象征含义，他们代表着整个人类的能力变化，象征着人类从非本来的存在中被拯救出来，又回到本来的存在中去。青蛙王子最后恢复美貌与公主成婚，白雪公主死而复生成为王后，老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获得自省的超越和智慧的品质，这些都是民间童话极其抽象化的艺术结果。所以，即使我们回头找寻成人形象在民间童话中的原始记载，所能抓取的最多是群体映照的身影。至于外在的形象特征和内在的性格特征，也只能是一些雪泥鸿爪似的印迹。童话的人物塑造本来就是以类型化为其特征的，这类型化对应了童话叙述的模式，体现着童话叙述的古老魅力，符合人们的阅读期待和补偿心理。直到文学童话的出现，人物的典型化才得以实现。

我们在这里讨论童话成人形象，必须相对儿童形象而言才有意义，因为在真正被儿童所拥抱的童话世界里，成人是为儿童而存在的，唯其如此，成人形象才可能体现其独特的价值，绽放出的特殊光彩。然而民间童话赖以生存的时代背景注定了这一理想的实现还遥遥无期。可以这样说，民间童话中的成人形象在相对于儿童形象的范畴内，一般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符号而存在。父母（更多的是继母）是故事主人公离开家庭的第一原动力，他们使孩子走向孤独广袤的森林和幽暗阴冷的城堡，在获得金钱、婚姻以及权力的过程中完成个体自我的成长。这是由民间童话所缔造的母题所决定的，也是因为最早产生民间童话的年代，并无儿童与成人的明确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民间艺术表现方式是情节性的，是简朴和粗疏的，还未进入塑造人物、关注个体的艺术发展阶段。由此看来，民间童话中没有对儿童的明确描绘，它以容纳所有事物的气度，努力展望整个人类与大自然的基本形式，呈现人类的灵魂、精神与命运抗争的历程，体现时代和社会的文化习俗。在这一背景

下，成人言说着自我的愿望和理想，他们是民间童话广场上的悠然舞者，而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儿童生命的关怀者。

## 二、舞台幕后的启蒙先知

儿童文学的产生依赖于儿童观念的建立，依赖于成人对儿童的理解和关注。儿童的被“发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 1658 年夸美纽斯出版第一本儿童教学画册《世界图解》直到 1960 年菲力浦·阿利斯的著作《“儿童”的诞生》震动西方史学界，儿童特有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个性才逐渐被成人理解和尊重，进而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儿童文学也因此不断冲破传统道德、习俗的藩篱，让儿童的身心获得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当儿童在儿童文学领域获取了中心的位置，成人便以相应的启蒙者的姿态立身于他们周围。

在沙尔·贝洛和格林兄弟之后，童话逐渐从民间文学的混沌视野里独立出来，进入作家创作的自觉阶段，并开始建立自己的艺术地位。早期的创作童话比较多地因袭民间童话的叙述模式，作家们常常从民间寻求创作灵感与源泉。18—19 世纪，出现了专为儿童创作的童话作品，却总是伴随着强烈的道德训导的作家主观意识，尤以法国童话为胜。博蒙夫人和塞居尔夫人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她们的作品带着明显的培养儿童美好情操的倾向，情节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小主人公获得高尚道德。关键时刻出现的仙女形象，则是向他们传授“至理箴言”，使他们坚定信念为获取最后的新生而奋斗。博蒙夫人的《美妞和怪兽》有一个身具法力的仙女肯定主人公的德行，认为她对德行超过外貌和智力的正确选择终将得到回报。塞居尔夫人的《小亨利》中的仁慈仙女则在一开始就为主人公指引一条千辛万苦地为母亲找寻救命草的道路，为的是炼造主人公美好品德和真挚孝心。这样的童话出自弥漫着沙龙习气的贵族妇女之手，她们把焦点对准儿童，却在道德教化的内核之外裹上一层甜美糖衣。作品中的仙女形象虽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对象，却带着明显的世俗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家个人理想幻化的产物，或者说，成人角色在这里被作家塑造成为教育孩子的仙女形象。

安徒生的出现代表着一座新的童话高峰的形成。他真正开启了为孩子而创作的自觉意义上的文体实践，由此获得了人类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安徒生童话创作依然保留着民间故事的影响，但已经带上了明显的个人风格，并且包含着当时社会的各种现实成分。安徒生用诗意化的语言和忧郁性的笔调，将人物的心理、情感和个性气质刻画得十分细致动人，《丑小鸭》、《海的女儿》、《坚定的锡兵》等创作童话有别于以往的民间童话，开始昭示出童话角色的性格特性。安徒生其实带着个人经验进入童话创作，尽管他发表了为儿童写作的宣言，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投注成人的思想和情绪。我们在《祖母》、《母亲》、《姑妈》、《柳树下的梦》、《影子》等以成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分明能够体会到强烈的现实意味和成人心态。在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早期，将童话专门定位为“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从那些童话故事里，我们能够搜索到有关成人的描述，我们所要考察的对象也主

要来自于这第一阶段的创作。《海的女儿》中的老祖母是海洋世界里经验和智慧的化身，正是她让小人鱼知晓了人类不灭的灵魂。她是人鱼世界里不可缺少的一个形象代表；《小意达的花儿》中的小主人公是通过一个大学学生的对话进入花儿的世界的，而这个学生其实就是作家自己的化身；《皇帝的新装》最为“铺张”地提供了一个成人戏剧化人生的表演舞台，尽管这一故事取材于民间，但经过安徒生的再创作，使得人物拥有鲜明的形象、真实的心理和独特的个性。那个喜欢搔首弄姿、爱慕虚荣的皇帝虽然是作家嘲讽的对象，却已经血肉丰满地站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成为童话人物中的一个典型。由此，成人开始成为童话王国一个吸引孩子注目的角色而存在。但是，安徒生尽管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描写成人的童话文本，我们还是难以找到对应于儿童情状的成人形象。也就是说，在那些日趋丰满的成人形体内，还不曾散发出符合童年状态的精神气质，不曾获得既拥有人的个性同时又拥有童话的特性的双重含量。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是儿童所能理解和感悟的成人角色，是与孩子一起创造童梦的贴心人。

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童话自觉的时代。《水孩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经典童话作品的出现，意味着儿童文学开始确立其基本特质——游戏精神和娱乐功能。真正属于儿童的童话从此产生，童话于是艺术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展示出让孩子迷醉的永恒魅力。在这些作品中，儿童主人公是作家倾心刻画，也是儿童读者视为知己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在另一角度表现成人的心灵和世界。查尔斯·金斯莱的《水孩子》用虚实相间、充满爱意的笔调，为孩子描绘了一片纯洁、高尚、充满童趣的幻想天地，同时传达成人的信仰和理想——作者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刻画“自作自受”夫人和“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夫人这两个互为补充的仙女形象，旨在让孩子在她们面前审视自己的灵魂。《木偶奇遇记》中也有一位天蓝色头发仙女伴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这位仙女其实就是皮诺乔的妈妈，她与老木匠杰佩托一起承担着改变皮诺乔命运的成人使命。这些仙女型的人物尽管不具有凡间常态特征，却基本上对应了成人角色所体现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至此，当儿童在童话的儿童世界里分享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和快乐的时候，成人形象以一种附属于儿童的姿态驻守于童话王国的一个边界。他们虽未获得作为童话主人公的艺术地位，但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儿童的成长需要，自觉担负起教育启蒙的使命，逐渐从民间生存者的立场转向启蒙者的立场，成为童话成人舞台幕后的潜在先知。

### 三、儿童生命里的温暖使者

进入20世纪，儿童文学作家已经全然站在孩子的立场，将他们对于童年自我的迷恋与对于孩童生命的护卫相融合，创造全新的童话美学趣味。同时，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精神冲击，童话虽然仍是作家们为儿童而坚守的一块圣洁之地，但终究不能回避尘世动荡所导致的各种生存困境。现代人的思考和现代儿童的生活被更加直接地引进了童话。由于融入了作家哲学

与理性的思索，现代童话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和厚重的文学品格，在《小王子》、《毛毛》等这样洋溢着天才想象的童话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现代人的灵魂挣扎。现代童话打破纯幻想的传统模式，它与现实联姻，在幻想与现实两个次元的时空里自由穿行，流露出更为新奇、更富深意的艺术光彩。从此，童话以它的荒诞和神秘拥抱现实生活，不再只是突现魔法、宝物的神奇魅力，而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儿童的自由天性，再现儿童的真实情状。儿童现实生活在童话中不断扩大疆域，自然意味着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因素被作家更多地考虑和吸收，成人作为社会的主要成员，相应地成为作家自觉主动选择的对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儿童在成人视野里凸显其主体地位后，童话便开始在儿童天地之外开拓成人这一广阔繁茂的世界，并倡导儿童通过与成人的交融碰撞搭建起人生的美丽风景。

时代环境的不断改善，还有童话艺术的不断更新，使得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一批神采飞扬的成人形象正从童话这块充满生机的乐园里脱颖而出，走向前台，与儿童结成同盟，诉说着共属于儿童与成人的心灵秘语。童话作为彰显儿童心灵的文学样式，不仅应该让孩子享有同伴形象的自然吸引，而且应当让他们感受成人形象的特殊召唤——老太太把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小角包在了馅饼里，于是馅饼飞上天去，带着她和老头儿来到一个温暖可爱的小岛。艾肯的《馅饼里包了一块天》在热闹动感的节奏里，为我们呈现了两位老人重返童年状态的美好情景；佐藤晓的《外婆的飞机》里的外婆是织毛线活儿的能手，她竟然能用毛线织出飞机，在毛线飞机上快乐飞翔，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小川未明的《月夜和眼镜》则以温馨的语言制造月夜的独特情怀，作品中的老奶奶对孩童世界的理解和拥抱着实让人感动……当孩子竟然通过时常与己相冲突的成人角色找到一种与己相通的童话形式的时候，那便是成人对孩童心灵的极大首肯和鼓舞，儿童将由此在对应的成人形象中赢得更为自由更为狂放的精神解放，并由此建立对世界、对人生的信心。而当童话在现实生活与幻想世界的交界点上找到了新的艺术天地后，它将更加恣意纵横地翱翔在浩瀚的宇宙，用更为宽阔的胸怀拥抱儿童，让他们走进更加纷繁复杂的童话国度，从中体验多种多样的生存状态。成人，无疑是这一国度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他们以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开辟出新时代童话的独特领域。

20世纪以后，童话开始建立某种具有人类关怀的现代品格，而成人主人公正是创建这一现代品格的有效中介。的确，成人深刻的内心世界开拓了童话的表现疆域，给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启示和震动。这是童话艺术发展至今所形成的丰富内涵。自此，童话成人形象以一种全新的风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而存在，哪怕只是片断性的闪现，或者只是单个场次里的主角，也依然掩饰不住他们的迷人光彩。现代成人形象所呈现的价值取向是丰富多样的，他们用有的方式为孩子打开生命启悟的经验之门（比如安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中表现的成人思绪），或者在理想的对立面创建一种引人深思的训诫意味

(涅斯玲格的《黄瓜国王》就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主题)。然而更让人振奋的是,成人以悠然的姿态闯入儿童的世界,他们倚赖自身存留的童年体验,为儿童输送深厚的思想和精神养分,与孩子共同创造童年的梦想。这是现代童话所要表现的理想,也是我们对于成人的希望——我们希望,在精神世界被物欲不断侵袭的现代社会,成人能够依然葆有一颗童心,以此保护人类美好的童年。事实上,现代童话作家正自觉不自觉地成人领域选取儿童代言人,让孩子自发地用情感去靠近成人,忘记现实成人的枯燥刻板和权力意志,从而对他们产生信任与好感。《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中的玛丽阿姨、《5月35日》中的林格尔胡特叔叔、《女巫》中的姥姥,这些成人由于拥有某种特殊的力量成为儿童心灵的伴侣,他们以其个性的魅力获得永久的艺术价值,体现了作家面向现实的温暖的人道主义童年关怀。

总之,在童话这一特殊领域中,成人的发现依赖于儿童的发现。儿童观念的变化,影响成人在儿童生活中的功能和价值发生变化,相应地,也就影响了成人形象在童话文本中的生存形态。只有当儿童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童话世界里的国王的时候,作家才有可能在不断开拓艺术空间的过程中发现成人,成人也才有可能眉目清晰地行走在童话这片领土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儿童在向着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靠近成人的智慧与广博,成人则在不断前行的人生旅途中渴望回归孩童的纯真与质朴——儿童与成人,就这样奇妙地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完整家园。

#### 四、余论: 童话成人形象的现代走向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在儿童的生长和发展中,儿童和成人(父母和教师)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主要由成人引起,因为在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中,成人始终像“一个拥有惊人力量的巨人站在边上,等待着猛扑过去并把它压垮。”即使成人充满着激情、爱和为儿童的牺牲精神,他们也会无意识地压抑儿童个性的发展,设置儿童心理发展的障碍。这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成人对儿童的自活动的压抑,必然造成对儿童纯洁心理状态的创伤,使得儿童不能正常地发展,以致产生心理的歧变。<sup>[4]</sup>

现代童话中的成人角色创造了解除这种冲突的希望和可能,他们在儿童生来便已潜存的社会化力量的另一端,尽量延长童年的期限。正因为出现了明确的儿童概念,现代童话于是在人类原型的叙述基础上表现出更多倾向于儿童的终极关怀,其中的成人角色必定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作家对儿童生命的理解,从而使现代童话凸显出不同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的美学意味和艺术主旨。成人自己的智慧通过精神的征服而变得丰富起来,并闪烁着精神的光芒,完全是由于他们曾经是一个儿童,正如福祿培尔所说,与儿童的交往就是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成人在与儿童的交往过程中变得年轻了,他们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本源。<sup>[5]</sup>当人们在教育观念上逐渐认同这样的声音时,童话中的成人形象似乎也回应了这一现实呼唤。《小茶匙老太太》、《豆蔻镇的

居民和强盗》便是在一个成人世界里完美构筑了属于儿童的理想世界。

童话成人形象的演变是一个由群体共舞向个体欢歌的历史过程,也是由类型化向典型化的艺术转变过程。我们也可从中透视童话文体从民间童话向创作童话演变的发展脉络。童话的天空里不仅只有儿童在自由飞翔,也有成人在潇洒行走,我们试图在童话人物群像中勾勒出成人的清晰面貌,其实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理解儿童。现代童话中的成人形象,是教育观念、儿童观念和作家自觉意识多种力量推动下的艺术物化结果。儿童与成人的联袂于是成为一种可能。不论是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创造者,还是往来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漫游者,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触及到更为具体的作家理想中的童年状态,以及作家对儿童的生命关怀。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成人也可以成为孩子关爱的对象。中国作家陈丹燕在《我的妈妈是精灵》这一作品中,不仅昭示了精灵这样的非人类生命在现代社会的衰竭,而且也体现了现代儿童对成人世界的另类理解和心灵体悟。由此传达出母女之间、人类与精灵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怀。成人像阳光一样给予儿童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力量,孩子则似明镜一般照亮成人灰暗的世界。在童话王国里,童年的世界温暖而美好。

与此同时,童话成人角色命运的变幻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儿童文学以及社会文化的多重含义。儿童的世界离不开成人,在儿童自由自在的游戏过程中,依然需要成人的知心相伴,尤其在物质日益充裕而精神逐渐困乏的当代社会,儿童的生存空间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尼尔·波兹曼看来,上世纪20年代的电影普及和50年代的电视普及彻底腐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分界线,“童年”正在消逝,因为电影电视以其形象手段,将成人社会一览无余地暴露给儿童,导致儿童过早成人化,从而失去其宝贵的童年。<sup>[6]</sup>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我们一旦失去童年,必将失去找寻自我和人类家园的基本源泉。然而,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信心:尽管童年正面临消逝的危机,成人正越来越远离童年状态,但童话的魅力不会消逝,它将继续捍卫人类的美好童年,满足儿童与成人的双重梦想,成为儿童自由幻想的游乐场和成人重温童年、审视自我的伊甸园。

#### 【参 考 文 献】

- [1] 吕蒂. 童话的魅力 [M]. 张田英,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 [2] 梅列金斯基. 神话的诗学 [M]. 魏庆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3] 韦苇. 外国童话史 [M].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 [4] 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 [M]. 马荣根,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5] 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 [M]. 李其龙,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6] 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形迹 [M]. 吴燕廷,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